



07553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

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

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

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胸中則為私意

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

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

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

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

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

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脩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

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其圖政豈不可

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

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

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

獨以吏事之督責為憂抑亦未矣夫當亂定之後正宜

登用賢才與其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

事責三公其賒謀之不競亦宜矣

性理群書卷六十二 天道鑑總論

乙

善臨 光武 漢書光武各秀字文叔

長沙定王祭之後景帝六世孫都各陽帝派郭大受才
明勇畧改散其刈耕維充復舊物未及下車首勞歸爵
表行仁義與起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庸夫不任三
公事歸蓋閭吏事刻深中興之業未盡善焉在位三十
三年寇鄧賈復披漢書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
時論將軍又定河南以恂有汝民御衆之才拜河內太
守行將軍事復為潁川太守後潁川盜起恂從帝出征
賊平百姓懋道曰願復借恂一年乃留鎮熾封雍奴
侯卒圓形雲蓋○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幼習學覽
光武相親光武立高祖之業被萬民之命光武莫如延覽
英雅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被萬民之命光武莫如延覽
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於禹以前將軍并前入關名震
關西年大司徒封高密侯參議大車卒謚元侯○賈復
字文君冠軍軍人少好學習尚書從光武為破虜將軍有
折衝千里之威後拜執金吾封冠軍侯又以功進封膠
東侯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就第闔門養威當時
功臣惟復與鄧禹李通
得參議大事卒謚剛侯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此用卓

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寺事

性理書卷之三 道鑑總論

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發光改漢書九字子
發餘姚人必有高各與

光武同學及帝即位後年表鈞澤中聘至際諫蒙大天
不臣去耕于富春山草茂按漢書卓茂死入父祖皆至
郡守茂寬仁恭愛嘗乘車行有人認其馬辭與之既不
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遷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墜
子入竟光武即位後
為太尊封褒德侯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

事何耶潘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

攬權綱但未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

不是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勿冲能誅竇憲有是威權不失無大過

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人安方之章帝

實遇之矣

和帝按漢書和帝名肇章太子十歲即位母竇太后臨朝竇憲專權

官定謀誅之由是宦官外戚迭為消長漢家之禍自此起矣在位十七年實德被漢書竇憲字伯度平陽人賊曾係庭功中以后兄猶燕侍中後因致鄱州侯陽翟謙請擊匈奴續策拜車騎將軍出塞人破匈奴勸功燕然山而還封冠軍侯由是顯耀因龍為宦者薊張等所誅章帝按漢書章帝名烜明帝太子為性寬厚盡心考道平滿薄賦民賴其慶稱為長者然龍寬

鄧禹 吳漢

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

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

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武擊賊有功累拜大將軍及即位拜大司馬封舞陽侯

日兵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在朝下謹質形於體貌卒諡忠侯

性理群書卷六

通鑑總論

三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箇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

漢亦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才可如劉琨

時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

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

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來

聞粗魯闊畧而能有成者

誰可代者蒙以然對蒙卒改節鎮江陵蜀漢改宜都然

與陸瑒拒破之後封末安侯劉琨按晉書劉琨字越石

著鞭耳懷恐時為并州刺史琨于長安舉石勒為

內應書為避騎所獲而琨實不知也竟為匹犢所殺

嚴光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邪彼子陵之
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衽鼓不反者彼與光
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
之治則當時之人亦同足辨之而無待乎己若欲進乎
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
其尊禮之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救之然而
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
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
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集覽黃憲按漢

性理群書卷之二

通鑑總論

四

善黃憲汝南慎陽人安帝初舉孝廉不就陳蕃周舉常相謂曰辟月之間不見黃注鄒容之前復存於心耶泰曰叔度汪上若干頂波澄之不清滌之不濁不可量也衣屢震字天下號曰徵君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宋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

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

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此之間慶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哉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固雖未有願

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
 為之屬即波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冀失之於
 前也方質帝之截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
 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辛固不當
 召尚書登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
 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
 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義獨推究侍醫等幸動迂緩使
 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
 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
 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
 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引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
 耳度固之不白登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
 故欲隱忍以待清河張之立度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
 下大變已為冢宰理當明氣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
 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迄死邪固之
 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
 若固者盡其忠固之心而能克亂之才可勝惜乎狂喬
 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

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集覽

李固按漢書李固南鄭人仰之子狀

貌有奇表好李膺從師究覽墳籍賜嘉中六卿奉日
 對策諷切順帝拜議郎冲帝拜太尉後為梁冀所害天
 下痛惜之狂喬按漢書狂喬狂慮人以為諸生卒莽黨
 畔司徒楊震府過南郡太守轅東海相入洋特中時梁
 冀專權喬正色不撓卒為所害胡廣按漢書胡廣南郡
 華容人剛六世孫父貢仕為交阯郡尉廣少孤貧安帝

特家孝廉為天下第一詳尚書制與廷司成定親別到
侯連司空致仕復詳太尉廷大博賈續達事林明解朝
章難无管直之風發有補缺之益政京師諸日寓事不
理間伯始天下中庸有朝公在公台三十餘年暨事六
帝礼任其優卒謚文恭梁簡按妄書梁尚安定烏氏人
疎徐承運初袁乘氏侯果進大將軍自以威屬居人位
每存謙抑虛已下賢遇飢饉輒載粗穀賑貧錢街門侯
不以推盛干法實帝按漢書贊帝名顯帝玄孫初封章
建平侯年八歲為梁太后所立梁贊其聰惠使左右
進毒獄之在位一年有半清河王按漢書清河王名恭
章帝曾孫本初元年贊帝被弑李固等議立王為嗣中
常侍曹騰等先嘗謁恭也為礼由是惡之乃白梁贊
迎立蠡吾侯志是為桓帝遂敗王為
尉氏侯尋徙桂陽侯王自殺國除

朱穆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
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碎何也孟子曰觀之臣

性理群書卷三

通鑑總論

六

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為
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

朱穆為過也

集覽

朱穆按漢書朱穆宛人暉之孫五歲
以孝稱及壯耽李李孝廉為侍御史

出為冀州刺史即領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
人後詳尚書錄仕數十年家无餘貲蔡邕与門人共盜
為文忠先生邕之從董卓通鑑之從董卓與門人共盜
尚江海積十二年卓問其名而碎之稱疾不就卓怒詈
曰我欲放人豈與而應舍到署祭酒甚
見敬重三日之間周陞三臺迁為侍中

荀淑

朱子曰近看温公論東漢名節處竟得有未盡處但知黨

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先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

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

之禍有以啟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

梁氏論事之目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

其孫或則遂為漭衛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之升蓋
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瞿之餘而衝圖所以全身就事
之計故不竟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
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竟其
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
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
子豈欺予哉

集覽

高行

傳李而不

好章句

桓帝朝

補朝

有

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尋棄官歸
爽穎險人淑之子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任為郎中
黨銅隱海上日以著述為事後徵起累官司空
督按漢書唐榭桓帝時宦官與軍超徐曠具後左
定議誅梁冀同日封
為五侯中外牌之

陳寔

性理群書卷六

通鑑總論

七

勉齋黃氏曰

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

活者甚幾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
尺直尋而可為欽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
倫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
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
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
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
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壑者也

集覽

陳寔

按漢書

陳寔

帝時為太丘長備德清靜百姓以安寔在郎閭平心率
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夜有盜止其
梁上寔起呼子孫訓戒曰不善之人習與成梁上君
子是也盜驚自投伏罪寔遺以綸帛是一縣無盜卒益
文範先生張讓按漢書張讓桓靈時宦官與夏惲郭舉
等十二人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

在貪殘為入蠹害因說帝開西邸勸帝賣官徵入則
天下靡然帝每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官者
得志無所畏憚中平末為袁紹所誅程尺直趨注疏
云八尺曰尋尺小尋六不可在大而統小以要利也

實武 何進 陳蕃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又

矣王甫曹節以臺廡之賤便嬖寵臣之私竊弄神器固

天下之所同疾也實武倚元舅之親豫國重柄招集天

下名儒碩德布在三庭相與仗義協謀勳絕凶類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桴柝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

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

馳入安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

也張奐北州入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

性理辭書卷六十三 通鑑總論

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曰使逆賊得與奐等合

豈不惜哉何進親見實武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

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昂之禍進實兆

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集覽 實武 按漢書實武平

陵入少以經行著稱延壽中以掖庭親拜侍中遷越騎

校尉封槐里侯靈帝立拜大將軍謀誅中常侍曹節等

不克遇害何進按漢書何進宛人靈帝朝以女弟為皇后

后徵拜侍中遷大將軍以發賊黨奏封侯後平賊宦

官反為所害與論情之陳蕃按漢書陳蕃汝南平輿人

年十五閑處一室無纖不治交友辭勤曰何不一罷掃曰

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後舉孝廉累官梁安太守

守郡有高士周璆番為置一榻去則懸之為豫章太守

待徐禕亦然累遷光祿勳後為尚書僕射遷大尉實武

臨朝復為太傅錄尚書事與實武同謀誅宦官不果實武

為所害王甫曹節被漢書王甫曹節桓帝時宦省桓帝

特曹節遷中常侍持節北迎靈帝及即位以定承功封

長安鄉侯與文明令王甫將兵誅實武陳蕃等封青陽

侯張奐按漢書張奐穉酒泉人父博為漢陽太守奐

東賢良對策第一為安民醫國都尉王身階得賊化六
行拜武威太守兩昨設漢書范曄順陽人秦之子好學
善文章諫書曉音律元嘉初為宣城
太守累遷太子詹事所著有後漢書

宋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欲嘗細考其事恐禍

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

為力不知事到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

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

取王允五王之禍也奪覽王允五王之禍按通鑑漢獻

帝時董卓作亂司徒王允使

中郎將呂布誅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

秉朝政既而卓黨李傕郭祀等舉兵闕殺允布走出

關事在初平三年。唐中宗時太后武氏疾甚宰相張

東之與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等五人舉兵討內

亂遷武氏於別宮迎中宗復位既而武三思用事張

東之等五人於遂州尋遣人殺之事在神龍二年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

也政在房闈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

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

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

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

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

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

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

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

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
者矣鐵厥渠魁脇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
心也况其所自憂者入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

性理辭義卷六二

通鑑總論

九

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之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
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
而趨向於我人心尚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何以消弭
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
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
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
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給而莫知逆順之
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
爵而不辭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
顧止如是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
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
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性理書卷六十一

通鑑總論

十一

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
長樂五官史事見建寧元年
胤征篇鐵厥渠魁脅從罔治注
鐵盡也渠大也言我但
從之黨則罔治之

趙苞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邊戰
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
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邊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
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集

趙苞按漢書趙苞東武城人靈帝時為邊郡太守名
率衆禦之寇出母以示苞曰恐號母選語曰母衛忠義
苞遂力戰破之其母妻為賊所害詔封苞解僕苞榮母
訖謂卿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
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吐血而死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

以地後通鑑漢五年王陵被黨居南陽脫而以象陽謀
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已敗者終
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徐遮被漢書徐
庶長社人嘗薦討芻苻於劉備及曹操獲其母慶謂備
曰本欲與將軍圖事今安老母
方寸亂矣第從此辭遂歸操

臧洪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
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
方曹公焉超於雍立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
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立之圍非切於已

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
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
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集覽 臧洪按漢書臧洪復陵節操
人曼之子舉孝廉補即丘長

性理釋書卷五十一

通鑑總論

十一

為紹所言(起)按漢書張超東平人初與兄翹俱以俠
聞振節救急傾家無吝士多歸之初平初與翹首舉義
兵討董卓有功曹操表翹為陳留太守超為賈陵太守
與平初翹與操有隙因進呂布以拒操以攻翹以奔劉
備留超守雍立既而翹為其下所殺操以兵圍超以乃
自殺表紹按漢書表紹汝南汝陽人安四世孫中平末
為司隸校尉董卓廢立紹不從奔冀州卓拜紹為渤海
太守不受初平初關東州郡起兵討卓衆推紹為盟主
韓馥讓為冀州牧建安初為大將軍既而與曹操有隙
相拒於官渡敗績漸積嘔血而死(曹公圍紹於雍立)事
在漢獻帝興平二年按一統志雍立縣名本漢所置今
為把將焉
開封府

總論

或有明審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
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
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燹

鍾賂醫毒醜免備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面之欲武子
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
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
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為
人所不能為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
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
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
於東漢王允乎允人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為己任治
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為
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而朝爭
性理釋義卷之十一 道鑑總論 十一

衛婁退而不去者以仁為己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
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
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
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
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梅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
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哉朱子曰所疑甯
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為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為武子
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允固不得
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
志已驕則又不能為甯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
為逢萌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廢而責此但

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集覽

春秋傳竊命衛人即元子仕為大夫文公在道之附無

事可見成公無道至於失國乃曰周旋其間不避艱險

卒保其身以濟其君孔子稱之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

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爭見傳二十八年武

子求掌彙禮左傳注彙音詘衣素也禮音熒藥也武子

以君在幽監故親以食食為已職言其忠不所慮者深

矣庶醫薄就免衛侯於死左傳疾而加就毒霸子視衛

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療而加就毒霸子視衛

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簿其說而免於死元

桓之說按左傳元頃衛大夫事見傳二十八年魯伯玉

按春秋傳魯伯玉衛人仕為大夫行年五十而奔四

九年之葬六十而化孔子至衛主於其家稱之曰君子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後世追封

內黃侯從祀孔子朝廷南宮按漢書南宮適魯人孟懿

子之兄懿於言行一日常三復白圭之詩孔子稱其邦

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襄之後世追

封汝陽侯比于史記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

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

辜乃直言諫紂上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縱信有諾

子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東海逢簡按西漢書逢

世澤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十三

前以海都昌人家貧為華長既而嘆曰大丈夫安能為

人沒執遂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宇誦謂友人以三

綱絕矣不去獨將及人即掛冠都城門攜其家屬

浮海客於遼東及光武即位始還勞山累徵不起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樸大畧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

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慮而

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所義亦蓋世

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

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

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

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

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

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

經理者類皆疎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
一時功臣薨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曰其學不足
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
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
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為單于久
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
始終凡此皆思慮績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
褒崇風節以振起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
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
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世
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斲於立節

性理書卷之

通鑑總論

七

而其節不可奪不斲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
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
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上君子道學未至則亦
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
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
以為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
之外自餘徃徃以佔畢詁訓為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
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
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
自高帝鄒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為表章然
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為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

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尚而後死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為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目，貢符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繇，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群狡並起，睥睨神恐，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

則名節之標，在君子則為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慰也。○人言東海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不服，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以此，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履仰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特

不我用則悔憂自備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
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
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嘔枯次生自為題榜圭角
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
搏繁彙強歎輩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呆
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
傾是又失亨也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為可恨歟若
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
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未知從
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
所動而非待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

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
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
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太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
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
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
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為矯失之過以免禍君子
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
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
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
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
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惟聖釋言卷之三

趙鑑

七

蓋水叢也則其本固故以名篇即張良圯上所受之書也申公披漢書中若公魯人少事齊人淳丘伯受詩高

十二年上擊燕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喪甚呂伯也良
 隨入見曰疾何治上憐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
 一禮冬官秘氏為劍上制上制上制上制上制上制上制
 三斤十二兩張步按漢書張步兩郡人更始三年劉永
 以為將軍與青徐連兵專揚東方建武二年戰敗走成
 乃遣吏請闕詔拜東萊太守三年劉永復立封安丘王
 步數漢使而安永封五年詔取漢書魏翫造兩入起兵
 其後復欲反陳俊斬之魏翫被漢書魏翫造兩入起兵
 應漢更始徵為將軍建武元年揚天水鄧禹承制拜為
 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前年事六年帝遣馮異等破
 之翼降公孫述上立之為朔寧王六年帝自征之翼
 走西城病死公孫述被漢書公孫述茂陵人初為清水
 長更始元年解蓋州被擄成都尋稱蜀王建武元年稱
 帝因號大成改元龍興殺之十二年岑漢伐蜀述出大
 戰漢漢軍高午能陣刺殺之其將廷岑以賊降番黃石
 存包桑閉武事獨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
 在兵間久欲武事獨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
 衰因咸官馬武上書請攻滅之需劍祇掌馳志於伊吾
 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乘能勝剛弱能
 朕強自足諸將莫敢言兵開王門閱謝絕西域保全功
 臣不殺任以兵事省以列侯就第注包與袍通叢生也

漢書李膺潁川襄城人舉孝廉其容節者名為登龍
 鳳解印綬去後為司徒按漢書杜密潁川陽城人為入沈
 門坐黨錮免官杜密按漢書杜密潁川陽城人為入沈
 質少有節俗志為司徒胡廣所辟選北海相宦官子弟
 為令長發惡者輒捕殺之後拜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
 郡與李膺洪並而各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時在
 者之喪漢書靈帝初大將軍竇武碎陳寔為掾屬侍中
 常問張藻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維一郡畢至而名
 士無往者藻甚耻之寔乃獨平焉及後復誅黨人藻感
 寔效多於全宥寔有道按漢書郭泰字有道介休人容
 貌魁偉博通墳籍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游洛見
 河南尹李膺上奇之遂與為交行平蒸營為異角理時
 爭效之故折中角其規摹如此及平蒸營為異角理時
 吾為碑銘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耳黃叔度汝漢書黃
 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安帝朝舉孝廉不就陳留周敷
 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郭客之萌復存於心郭
 泰曰叔度江上若千頃波然之不清濁之不濁不可量

也天下號曰微臣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

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

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全功

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言有

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

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

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死事便疑蕭何

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謂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

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

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性理群書卷六十一通鑑總論

集覽

逐鹿之勢漢制通傳赤火其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注庶與祿通言祿位也高帝只因

請死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漢書高帝十二年蕭何以

長安地卑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氏得入田上大怒下

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光武於馮異或謂其威權

太重百姓歸心漢書光武建光六年馮異治關中出入

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獲

為成陽王帝以章示異上惶惧上書陳謝認報曰將軍

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憚何疑而有恨意

三國 漢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

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

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

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

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益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總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

性理群書卷六十二

通鑑總論

十九

據漢土之入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常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

可惜哉

集覽

漢昭烈發漢書昭烈帝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有大志喜怒不

形於色手垂過膝願見其耳璽帝未討黃中賊有功除安喜尉公孫贊表為別部司馬數有戰功既而為豫州牧後領益州用諸葛亮為政建安二十四年殺張魯取漢中諸將奉為漢中王二十五年曹丕篡位帝遂即位于成都即位三年遜遜換三國志陸遜吳郡人康從孫始任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呂蒙謂吳士權曰陸遜意思

深長才堪負重然可大性權乃詔拜偏將軍石部督
蒙屯陸口以功封率亭侯進封英侯黃武初破蜀漢
於夷陵尋為湘運營七百里逼漢中與吳安初拒吳
帝自將伐吳自巫峽出夷陵營於猇亭吳軍相拒累
月吳將陸遜連破其四十餘營帝夜歸還永安初魏主
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彼不曉兵安
有七十里營可拒敵乎范滂阻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
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月吳破漢書到法孝
直拔三國志法正字孝直能入從漢昭烈平蜀為大守
終尚書令昭烈東征敗績葛亮嘆曰孝直若在公能
制主上東行不至頃危也關羽被三國志關羽詳人事
蜀先主稱萬人敵拜前將軍假節威震華夏為世虎
臣嘗刺顏良報效曹公有國士風建安末因取襄陽為
吳呂蒙襲而斬之劉表按漢書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
人魯恭王之後獻帝初平元年為荊州刺史三年為州
牧安民養士學士歸之十數立學於荊樂攻下長沙
零陵桂陽地方數千里帶里數十萬不備職貢滿樹垂
輿建安十三年卒次子崇嗣曹操來征黎州降關羽在
外為陸遜所襲漢書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漢中將關羽
取襄陽自許以南注上遣應羽威震華夏曹操至議徙
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曰備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從
必不顧也可遣人勸權斬其後許割江陵以封權操從

性理群書卷六

通鑑總論

二十

之時魯肅已死呂蒙代之亦勸權圖羽權即殺樊
將陸遜又蒙羽後羽走還權軍獲羽斬之遂定荊州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

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為非及其既敗乃曰法孝直若在

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

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荊益方

成伯業以荊州為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吳孫權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

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

武帝遺令也公曰遣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

此盡矣故臨死諄此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

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
 至若織綉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
 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詳諱百言下至分香賣履
 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覈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
 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
 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十
 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
 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温公識高不能至此
 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
 可以開金石况此虛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
 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圓枕啜野葛至尺
 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
 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雖遺令之
 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性理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止

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集覽

曹暉按漢書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桓帝時察

孝撫為即除洛陽北部都尉獻帝初平二年破黃巾有
 功拜東郡太守既而據兖州稱刺史又稱州牧建安元
 年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遷帝於許九年據鄴
 稱冀州牧十三年自為丞相十八年自為魏公十九后
 伏氏及皇后二十一年稱王二十五年卒子丕嗣遂篡
 漢祚孫植按長志孫權字仲謀富春人父堅為漢末
 大守兄策為討逆將軍至權封吳王曹丕策逆蜀主即
 位權亦稱帝任用周瑜魯肅張昭等雄揚江東國內富
 強在位三十一年武備遺令陸機平魏武文序曰昔操
 臨終遺令世子不曰吾殺後魏行殺女於銅爵臺上施
 六尺床張繡帳朝衣設節植之屬月朝十五日朝衣履
 設妓女樂皆操平生持酒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汝
 漢書本傳曹操將卒持酒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汝
 累泣因泣下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謂諸舍中無所
 為擊并發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
 可別為一藏不能若兄弟可共分之矣夜卧枕圓枕啜

書本傳曹操在軍中未嘗斷髮以圖未為善也則然則歌七則亮由是征伐四方俱無警勤之虞矣賊野嵩至許飲鴆酒至一盃刻死城曰傷此聲以証人飲其無害也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擾河北可以為取

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

言以狂之胡敬堂說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者

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

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

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

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然有那幸而不敗處却

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

性理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三

典劉備同德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

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使

不相顧劉備終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人謂

曹操父子為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

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

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為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

氏之與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

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集覽

桓

王幼學曰烏桓東胡種名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常居東胡其餘眾退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鬻頭以為輕便呂蒙按三國志呂蒙汝南富波人火依婦夫鄧當擊賊孫策召見引置左右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刑部司馬從征黃祖有功又與周瑜程普等破曹操於南郡殺進守計獲獲關羽定荊州則蒙受侯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拜取而與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三位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

性理群書卷之二

道鑑總論

三

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卻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蕪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三位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故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臏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臏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謀天下

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
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諫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

顧爾曰王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集覽

孫司馬炎篡魏之對為宣王五大原據一統志五

夫原在鳳翔府郿縣西三十里漢書高郵人樂進

司馬懿相拒也兵于此孫逸按宋鑑孫亮高郵人樂進

士仲宗時痛起居注青苗法行覽論其非特言者亦以

為畿內有進呼和配之擾神宗合覽行視虛實覽上疏

曰臣以言為職體察非臣事熟知廣德軍踰

年從湖州累遷吏部侍郎即除龍圖閣直學士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
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

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

當漢之初曲故能車車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

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

名大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

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

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

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

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

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輩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

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各

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

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

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

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穿
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蕪人之勇以淮
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
地豈正受其中悞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
壘猶曰天下奇才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

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

相去之遠者曰此集覽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通鑑漢元年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城

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曰吾必軍報母且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看中火

年有衡信者因發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

張死刺我不欲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滿伏一

市人皆笑之武侯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通鑑漢

獻帝十三年刈備鬼諸葛亮於隆中初備訪士於襄陽

司馬徽上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備

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龍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

明即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未幾曰此人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詣亮凡三

往乃見之被一統志隆中山各在襄陽府城西西北二十

五里下有隆中書院漢諸葛亮嘗隱於此淮陰既從項

梁又事項羽又歸漢通鑑漢元年初項梁渡淮韓信仗

劍從之既而梁敗死又數以策干項羽上不用乃云歸

漢司馬仲達按魏志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少負奇

節傳李治開漢末亂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後受魏武

顧命補政明帝時與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亮卒乃還

軍傳至孫炎纂魏追尊為宣帝龍且尚目輕之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通鑑漢王四年韓信襲齊楚使

龍且將兵救之或曰漢兵迷聞窮戰其鋒母無資身之

策受辱於胯下無蕪人易與耳通鑑漢王四年韓信襲齊楚使

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進與漢軍夾泜水

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壞擊且伴敗逃走且

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缺壘築冰大至且

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宣王受其悞通鑑漢

後主建興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

引兵拒守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帼婦人之服注

湘古獲反婦人喪冠也以巾上覆髮如婦人之類又古對

反續漢輿服志夫人緋緋烟緋各皇后首飾上有翡翠

性理釋書卷六

通鑑總論

五

按則韓文公所行軍器曰天下可謂正統有統則
生仲時之制通鑑後主建民中諸葛亮卒長史楊俊
整軍還司馬懿為之變曰死節高徒注仲時然笑曰吾
能料生不能料死况嘗推演兵法作八陣
圖至是然案行其營壘漢曰天下奇才也

豫章羅氏曰西漢入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

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水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

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因於宦官至於諸

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

張良近太公之才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

論其特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羨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仁故亦

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

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

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

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

軒言孔明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

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化此。程

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

延請從問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筆

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

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問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

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

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

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
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
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
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
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問大義聲罪致討不慙不服
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
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
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
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
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
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

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
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
好只為如此便有班駁處。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
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
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取觀其讀書之時他
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
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為天
民之未粹者此論其當然以為數千戶而歸不肯徒
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
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
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後眾而歸蓋所以全

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于南北交兵離漢

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

遺民為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

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與

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心以仁愛

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

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上是而已于千谷

窮哉以其所謂因於豺狼之吻者觀之賈

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孔明

功見小利詭眾而自欺者徒民而歸殆亦昭烈石

民之意歟。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也

性理群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廿八

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

奉身調度人所不堪被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

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

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看史策自

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于干谷路往往

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于干谷易過

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混人計以為夏侯楙是曹操

婿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

盡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西聲由斜谷又使

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問孔明出師之糧古人

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

急如人有筒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取之
豈可緩一纒緩人便一切都志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
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司馬懿王畏孔明便使得
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諸葛公是忠

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用瓜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集覽

劉焉父子按漢書劉焉為魯恭王之後靈帝中平五
年為益州牧治綿竹以人言蜀有天子氣務行寬

惠以收人心陰圖異計與張魯合兵殺漢中太守
谷作乘與獻帝興平元年徙成都平子璋立為益州牧

建安十六年璋迎劉備使擊張魯備據城以圖璋上
兵敗十九年備入成都璋出降凡二十七年孔明之出

祁山三郡皆通糧後主建興八年丞相亮伐魏率
大軍攻祁山或陣整齊魏令建興八年丞相亮伐魏率

年并然無聞皆無所備猝聞亮出朝野恐其是天水
安定犇昌等郡皆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如長安遣張郃

非之按一志祁山在犇昌府城西七里山上有城極
周孔明揮一正得魏女漢書本傳諸葛亮汚南高士黃

彥承曰家女醜女黃頭黑面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
送文諺曰不依孔明擇婦正得阿堪相配子午谷按一

統志子午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由通南北
各柱甫詩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即此窮

谷按一統志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一十里出連
雲棧直抵斜谷魏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餘

里谷間褒水所經漢張良說高祖繞絕棧道曹操出斜
谷軍疲要以臨漢中諸葛亮中取郿皆此道也

谷按一統志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北一十里出連
褒王獵池及丙穴道入谷借諸葛亮遺趙雲鄧芝奇橋

其谷即此字是按三國志辛毗穎川陽翟人曾操表為
議即遷丞相長史入魏為侍中好直諫嘗以事諫文帝

帝不聽毗隨而引其裾帝寤
從其言明帝時討顯妣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

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三代之佐也侯

才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強逆瞻嗟乎誦味

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說曰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廢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胃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天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立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

世說新語卷之三

通鑑總論

三十一

舉不足以副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

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中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

否曰屯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

應變。馬謖議論與孔明是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為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眾為

前鋒於此小有差爾集覽

蔣琬按三國志蔣琬湘鄉人從昭烈入蜀余廣都長昭烈

當至廣都琬統兵事不理諸葛亮曰蔣琬止褻之器非百里之才發為尚書郎亮駐漢中琬統留府常足食必給軍中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亮卒以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懼琬舉止如平日向是於於於於

後封安陽
侯卒謚曰恭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語許孔明何也

濟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污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

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

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此

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

孔明是夫資帶得又從學問中獵出來擬他用事行師

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

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

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

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

性理群書卷六二

通鑑總論

卅

不得是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

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

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

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

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

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人也也可以為萬

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難尤於五簿

揚臣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難之

忠執然而爵二十以上皆親覽食火事繁至為國所
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若足者
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天知相之體而
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以知一身繫國之存亡
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若夫去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
蓋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
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又大厦之傾事君
而致其身死瘁於國違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
顯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
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
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

性理群書卷六

通鑑總論

世

乎知孔明之心而宜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集覽

錫顯撰三國志揚顯義陽人為諸葛亮主簿亮自
夜簿書顯諫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今明公親校
簿書不亦勞乎及顯死亮泣三日罰二十以上皆親覽
食少事繁通鑑漢後主建興十二年諸葛亮遣使者至
司馬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而不以成事使若
曰諸葛公夙夜保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啜食不
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
事繁其能久乎未幾亮卒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

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以利害諸侯其包藏禍

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漢擇其所歸卒從

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

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子其拒董昭之議何

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以前則
不智由後則不忘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宜乎其難
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節臨大謀操弄強
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
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於瀾漬堤以成滔天之勢
而後徐以一筆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
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
房其道似伯夷子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
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
夷吾不知其說

集覽

荀文若出處
注見前卷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朱景文說以為劉楨之朱齊

世

丘之比最足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
末未焉具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
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又矣

集覽

朱景文按朱繼
宋祁字子京雍

丘人與兄庠同時奉進士歷官太常博士詔定新樂權
度支判官上言三元三贊進翰林李士禮部侍郎上書
成七篇累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與歐陽脩同備唐
書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學士承旨卒謚景文

歷代五

晉

元帝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

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

耳。耳。集覽。元帝。按晉書元帝名昞。宣帝曾孫。或曰。毋夏疾。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昞。於惠懷為再從兄弟。

懷帝時為安東將軍。鎮建業。愍帝遇害。即位於建康。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積

成疾而崩。在位六年。

南軒張氏曰。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

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

性理群書卷之三

須鑑總論

乙

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

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

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康。

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意。

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

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

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及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

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以蕩。戎馬縱橫。不以動

其心。不遇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

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苟濟緩新一

無事。令史以塞責。亦皆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

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待事之報而凱
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錢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
模亦復不競乱臣賊子如王敦輩不加謹而起蓋其弊
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美為君臣之義念家國
之離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
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妣僭強自立於群雄之
間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救路之勢何所
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嘆息也

奪覽後元帝苦漢帝名職惠帝弟武帝二十五子元
弟相廢存若三人職其一也初為皇太子惠帝中

毒乃即位永嘉末劉聰攻陷洛陽北帝歸平陽尋食之
在位六年

郡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康府一統
志建康郡本晉所置今應天府北直隸涼師卒以家

性理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歷左傳蒙之于外注天子出奔謂之蒙塵不聞勤王之
舉春秋傳二十四年天子出奔於鄭明年秦伯將納王

孤懼言於平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注勤納王也愍帝
按晉書愍帝名柴吳孝王晏之子武帝之孫初封秦王

終陽既陷荀藩奉王越許崑山而索綯迎入雍州賈疋
等奉為皇太子建行臺懷帝山問至王即位于長安漢

劉曜入寇帝出降封為懷帝侯尋遇害在位四年和帝
擊緝渡江通鑑晉愍帝建興元年以祖妣為豫章刺史

非惡声因起舞及是南渡請兵於齊上素無北伐之志
乃與遊兵千人不給糧仗於渡江中流擊揖而誓曰祖

源云神州王若所居之地名通典於周制方丘篇始紀
之則是神州之祭有周禮考王嬰古今通論崑崙崑

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右和莫鄉帝王之宅聖人
所也故今呼京郡為神州蓋本於此新一無事出師以

塞責通鑑愍帝建興四年丞相庾亮安不守出師露
父躬擐甲買移機四方刻北征以是稽期斬督運

令史諱于伯刑者以刀批血流上至壯未二夫餘而
下觀者或以為寃王敦按晉書王敦等處伯耶臨沂

入少有殺相武帝以女尚之元帝初改江東前名未若
敦與從弟璋同車共戴以隆中與時人為之語

與從弟璋同車共戴以隆中與時人為之語

與從弟璋同車共戴以隆中與時人為之語

馬井天下。中興功華持中大將軍。州牧。而。疑
貳。永昌元年。謀反。舉。武。言。以。誅。刁。協。為。名。搆。石頭。殺
將軍。戴。淵。尚。書。周。顛。造。刺。頭。權。明。帝。大。寧
二年。復。反。帝。親。征。破。之。病。死。詔。戮。其。屍。

溫嶠

南軒張氏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表著。足以為晉室名
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或言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
也。太真少時。常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
江左。母雀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
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真之事乎。元直所
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
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
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及其意不過以江
左將興。奉檄勸進。微俸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
其所爽。不過其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
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
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
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
凡皆親賊性。皆可以胥為。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萌
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
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奴。比干不得
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子業。為不足道。就
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
之過本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假母之

性理群書卷之三

通鑑終論

三

之過本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假母之

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
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子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
尚論古人則可憾矣。集覽溫隋按晉溫嶠字太真。太
學。賦文風。歲秀。整為劉琨右司馬。拜表江東。元帝器之。
王導等並與親善。後余散騎侍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
嶠阻益不獲歸壘。縉紳鄙之。徐元直之事。接變書徐疾
字元直。注見前卷。委質為人之臣。左傳僖二十三年。策
名委質。注名書於所臣之策。孫臏而君事之。服虔
曰。委棄其形質而君事之。示必死節於其主也。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
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集覽顧榮按晉書顧榮。吳郡

崇巖神朗居。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拜即中庶
尚書。初是尉正。後元帝鎮江東。以為散騎常侍。賀循按

晉書賀循。會稽山陰人。孫尚清。礪。是武勳。拜女常朝。廷
欵。常皆用之。而後行。元帝渡江。宗廟制度。皆循所定。為
當世所宗。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却鑿蔡謨等
皆以為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
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
知利害。則導為不智。知而許之。則導為不忠。不智不忠。
何以為尊。子竊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
起兵以廢導。於此獲沮其謀。適所以成導之怒。故不若
陽阻許之以快其情。陰使却鑿等非之以亂其議。此乃
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也。

集覽

謝安被晉書謝安賜夏人。既從子父。哀封。謝安

為振溫司馬。累官尚書。漢制。時秦兵百萬。屯於加安

征討大都督。賊平。進太保。魏徵。按晉書。有卷二。府辟。川

人。父美。資。世。介。立。什。終。老。祿。數。浩。識。有。卷。二。府。辟。川

不說。謝尚輩。曾。伺。其。出。處。以。下。江。亡。興。亡。後。徵。為。揚。川

刺史。陳。讓。至。五。月。始。受。拜。任。至。十。年。降。軍。謝。安。按。晉。書

都。歷。高。平。金。鄉。人。傳。竟。經。籍。初。離。上。吟。詠。不。憚。為。軍

騎。將。軍。與。王。導。十。壹。等。小。兒。詔。輔。女。主。位。至。父。充。加

好。學。博。涉。書。記。漢。弱。冠。察。孝。廉。舉。秀。才。習。不。疏。後。登。第

吏。部。尚。書。深。謀。遠。畧。為。時。所。重。康。帝。時。遷。侍。中。同。徒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

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

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

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德

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詳

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

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

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

無知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

謝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

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

善耳然堅只不合擁眾來謝安必有以料之蕪秦人國

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靜待之堅之來在安

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番符堅若不以大眾來只以輕

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萬正淳曰和溫移晉祿

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在若非

性理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五

死節即此面辜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
因說章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
章寬乃獻金慰斗如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
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主辨亦不免死既不能
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諺云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
之於完顏亮幸而推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
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
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
之擁重女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
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
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

性理錄書卷六

通鑑總論

六

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得大節在那裏

忠按五代文宋溫宋用人功從黃巢為盜唐僖宗中和

初因見巢兵勢日蹙乃請降以為何十行營都討副使

賜名全忠遷宣武節度使昭宗龍德初封為東平郡王

賜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進爵梁王未幾弒昭宗

立袁帝遂篡唐稱皇帝都于大梁更名晁乾化二年為

子友誼所弒在位六年王儉被南宋史王儉字仲寶

卿臨沂人曾諱之子自幼為參讚及踐祚拜尚書右僕

為秘書郎齊高帝為相引為參讚及踐祚拜尚書右僕

射專見任用凡詔策禮儀皆經其手嘗謂人曰江左風

沈宰相准有謝安蓋自沈也武帝即位深荷伏之士疏

選用奏無不可卒謚文憲章孝寬按北史守有政術轉

人沈敏和王汝胤至史曰衆來攻悉其志力孝寬

成拒破之後上策平齊遜位大司馬上柱國

時通鑑周靜帝大象三年隋在堅白稱皇帝遜周主

別官尉遲迥按九史尉遲迥代人少壯氣勇及長

有大志好施愛士仕周封侯任燕王武勇名特望

及文帝命率兵取蜀以為益州刺史綏靜新蜀人夷獠

而歸之宣帝即位為相州總管及隋文帝當奉降國篡奪

遂謀舉兵戰敗自殺

和中英士雖官將帥尚書部殿中拜左僕射大器之道
封福國公時金人舉兵臨江朝論洵撰臣伯吃然不動
指授方畧優獎軍民惟呼加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謚文
制中外鼓舞節人權呼加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謚文
正(完顏亮)赦史譜金海陵王完顏亮以太祖之孫即位
後遷都燕京復遷汴梁舉兵伐宋其母諫之亮殺母以
明其衆遂至揚州將士弑之在位十二年(坦之)劉詩手
板通鑑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二)大(一)馬桓溫來朝詔謝安
之甚懷安神色不變溫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溫大陳兵
衛廷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陶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
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
溫笑曰正自不敵不爾遂命殺之與安笑語移日和超
外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亂生可謂入幕之賓
矣溫有疾還姑熟疾篤諷求尤錫安坦之故綰其事尋
卒(海西公)按通鑑晉帝交哀弟母弟桓溫有異圖廢帝
為東海王尋降為海
西縣公在位五年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

梁益既非吾有而襄馮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

性學群書卷六三

通鑑總論

七

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

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素定非僥倖苟

然也安明於用人者察既精不以親疎而發玄有謀慮

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

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

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

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也此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

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

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

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邪夫有所恃

故耳至於祁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尼

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
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
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
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
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亦存忠義純固負荷國憂
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
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

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集覽

謝安按晉書謝安字幼度會稽人少穎悟

與從兄朝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畧時符
堅強盛遠克數披晨寇朝廷求良將可以鎮禦此方者
安乃以女應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大元中
堅入寇聚號百萬詔以安為前鋒率精銳八千破之於
淝水以功封東萊公劉牢之按晉書劉牢之彭城人面
紫赤色積日驚人而充毅多計畫大元初封玄鎮廣陵

任異釋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八

以平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北府兵攻
人畏之淝水之戰按一統志淝水源出鳳陽府宿州西
山湖東流至懷遠縣入淮又有東淝河在壽州城東北
西流十里入淮西淝河在下蔡發城西南境東流千里
入淮桓冲按晉書桓冲譙國人夙幼子性儉素有武幹嘗於元溫所器重乃舉為江州刺史溫薨代其任盡
忠王室時謝安以精室輔政為群情所歸冲乃遣外子
錡始熟及符堅入寇冲深以根本為慮時安以遠外出
玄等齊軍非之中因嘆曰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
大敵垂至方游笑下殿雖遣諸不經事人年又且寡弱
天下事可知吾其左任哉聞堅
破大勳克舉遂漸耻發病卒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

輔斯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

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

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温因朝野之怨而發

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

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也
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亦能矯清節
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化一着也

符堅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則不復振無本故也

集覽

按晉載記前秦王符堅字求固本畧陽臨渭氏人排之
子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婆樓等為其羽翼初
封東海王及武符生遂自立稱天王既而入朝號燕主
暉隔晉武帝府入寇為射女等所敗未幾姚萇襲而殺之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乎治乎許多百姓愛戴何故
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
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
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

性理群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九

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
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
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未分其功也便是他器
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

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泚水而

伏矣

集覽王猛滅燕按晉書王猛剛入少府學氣度雅
懷隱於華山晉桓溫入關猛被濁性渴門風

而發當世之事後秦王堅在洛一見地乎生若玄德之
遇孔明累遷尚書左僕射在洛將相宰相公平秦國富
強及卒堅哭曰天何奪吾景畧
速也成熊事在帝奕太和四年

桓溫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未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蒙

傑未有至河也三秦豪傑非狂而誰可矣

集覽桓溫故

煨燼國人憂之子豪爽有風聲安銘其碑尚南東長公
主除琅邪太守太和初為荊州刺史威威有功加侍中
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徵黃城太和中置於發立
或第赫然炎華晉祚為謝安王坦之所折損悲而卒

陶潛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
詞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取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
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然其詞義爽曠蕭
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張子房五世
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溥浪
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威秦誅項以憑其
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
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

性理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十

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
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
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
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
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憂君臣父子太倫大法之所
在倦倦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
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途唐林之節非不苦
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夫身於新莽

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
為後人嗤笑之資耳

集覽

陶潛汝晉書陶潛字淵明潯陽人

善屬文宅志有五柳自號五柳先生後起為州祭酒尋
自解編再起知彭澤縣會郡建督郵至縣使白廳束帶

用之潘歎曰吾不能為五千木折暖見佛聖小兒即請
印法賦歸去未辭以見意及宋文禪惟賦詩飲酒以終
其身有詩集行世劉裕時後晉祚晉書恭帝元熙二年
宋王裕還時懷稱皇帝察罕為密陵工以兵守之八絃
元談之元庄見前卷紀遠唐林之節按漢書紀遠張珩
人唐林亦歸入是二人清名之士皆以明經行顯名
當時仕新莽封侯王維按唐書元結字肇諱九歲能屬
辭工草隸書與第紹俱以名聞開元初羅進士累官
尚書右丞天寶間外祿山入初安執維欲殺之因密疑
害也以其能賦詩獲官上元初安執維欲殺之因密疑
書儲尤裁丹陽人開元中登進士第召入中
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工於詩所著有詩集

鶴山魏氏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宇之互變也死

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
也然其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
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
其志也然足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

性善尋章卷之三 通鑑總論

十一

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
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
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
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
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
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諒成聲

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集覽** 謝康樂之忠按晉書謝靈

謝康公注見前卷阮嗣宗之達按晉書阮籍字嗣宗陳
留尉氏人鴛子容貌瑰特志氣宏放初仕魏累官散騎
常侍籍本有濟世志為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遂
欲為常同馬昭輔政引為大將軍從事甲即將嘗賦詠
懷詩八十餘篇元次山注見前卷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火

樂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後授伴得公曰
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
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况此志節異時
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述酒荆鞠等作殆欲為漢相孔
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矣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
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八道三綱為首先生一
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
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未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
然却學得子房敲了子房之辟殺姑以免禍耳他却真

性理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十一

簡要故集覽

崔浩陝北史崔浩東武城人宏之子博極

所上書管聖左右又辛其秘第多問以異事累官至司
徒嘗參著作序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閱堪都標素
論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用其謀刊石
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與
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無不悉悉相與著浩於帝以為
暴揚國忘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浩
誅

總論

五峯湖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

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君之安久

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

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君之

安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
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
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讒
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三又信讒放之江南原
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沈江而死韓為秦所滅韓
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才結客為韓報讎博浪
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
立韓公手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
成良乃輔漢滅秦而從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
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

在聖朝書卷之三

通鑑綱目

十三

償其所言賈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
桓玄篡逆劉裕起有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
威賈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
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
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集覽

三閭大夫按史記屈原任楚為三閭大夫注見前

吳揚武將軍沈堅撰陽武陶令資前名後以功封東鄉侯
侯遷江夏太守元帝時累遷資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
運百味以自餽後平王敦蘇涉皆有功拜太尉封長沙
公卒謚曰桓桓玄按晉書桓玄字敬道譙國人溫之長
子以恩補太尉法馬大元大出為義興太守尋遷廣州
刺史及平殷仲堪揚陸期年以為義興太守尋遷廣州
及魏揀入都諸軍事由是樹用煥心煥日盛自後多
與朝廷構恣元興後將軍元帥補詔求伐玄孫舉兵
反入建康廢安帝為平國王遷于待陽
自稱皇帝次年寧州都護張遜擊殺之

唐

高祖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救曰賊勢如此
 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
 表請行如何世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
 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
 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
 天下類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二問李密據洛中
 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失其廉豪傑並起而
 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
 蕭銑薛舉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
 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
 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
 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鶩於外果何

盜賊

集覽

高祖攻唐鑑高祖姓李名淵字政德龍西或
 紀人諱封唐公隋龍起自晉陽克長安稱唐

王立恭帝尋密之遂即帝位在位九年改元武德都長
 安士德王後以太子建德稱元上皇劉武周據鄜州

為太子遂傳何馬自稱文上皇劉武周據鄜州
 鷹揚為校尉隋恭帝義寧元年授郡守後郡起奸附突

厥以為定劫可汗尋潛稱帝改元天興武德三年秦王
 世民討之戰敗與其將宋金剛皆走突厥殺之李密據

隋書李密字法真鄉公折箭馳擊尤好讀書大業初
 武開皇中服父爵歸山公折箭馳擊尤好讀書大業初

投觀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文感謀反任
 為謀主文感敗乃據陶洛倉號魏公稱元年取河南

行軍總管盧昶討殺之世充據隋書王世充西域
 人為江都即世恭帝大業六年以為江都督監守為通

守述王侗即位以為為約言僕射大尉武德二年自稱

性西晉書卷之三

大通鑑總論

十四

王加元錫遂稱帝改元開明四年秦王世民擊降之故
為疾人實建德彼隋書竇建德漳南人隋陽帝大業七
年張叔為盜十三年簡長樂王恭帝義寧二年建德樂
壽置百官國號夏改元五鳳取汧陰終相探莫易定等
州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擒斬之蕭銑波通鑑蕭銑後
梁宣帝曾孫隋大業初以封威權為羅川令恭帝義寧
元年巴陵董景珣等叛奉統輔梁王改元鶴鳳唐武德
元年齊稱帝都江陵四年命楊伐梁銑降斬之薛舉世
通鑑薛舉蘭川金代人以隋恭帝義寧初起兵龍西自
稱西秦霸王未幾自稱秦帝徙都天水改元秦興唐武
德初舉死子仁果立秦王世民來討仁果降斬之爵立
代王通鑑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淵立代王侑為皇帝
尊帝為太上皇按隋書恭帝名愔文帝之孫初封代王
隋室既亂唐公李淵兵起立侑為帝淵為丞相煬帝在
江都遇弒遂禪
于唐在位二年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集覽

辭得九錫通鑑隋恭
帝義寧二年唐王淵

自為相國
加九錫

太宗

性理群書卷六十三 通鑑總論

五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雉麟趾之

意安在集覽

太宗按唐書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唐得
天下皆世民之功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

欲殺之世民遂殺建成元吉高祖因薄於焉帝德明英
武能聽言用人故武功文德兼有之在位二十四年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陷父之罪脇以起兵古人行

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歷觀

唐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夷城况

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為此必無以濟蒼生之

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

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禁紂若欲

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

脇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

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及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為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諛諛薄字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奸邪諛諛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奸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集覽

隋父之罪骨以

煬帝大業十三年太慈留守李淵起兵先是晉陽宮監裴弼私以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寮飲酒弼曰二即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伊謀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官監畜積巨萬代王幼中閣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高德儒之諛諛通鑑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淵遣世子

性理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十六

建成及世民擊西河拔之執薛臣高德儒致之曰汝肖野鳥為鴛以欺人主吾興義兵正為誅汝人耳先是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鴛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薄字文士及之不忠唐鑑太宗貞觀中上嘗止禁中樹下愛之字文化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觀德嘗勸我遠汝人我不知汝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罪十八學士唐鑑高祖武德四年上以秦王世民功高特置天策上府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社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志廉李文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彞曷于志寧蘇世長薛元李為三番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文籍籍或至夜分使關立本直宿王殿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關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大大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許敬宗按唐奸臣傳許敬宗字延祚杭州人注見前卷季勳按唐書季勳普州推州人客隴南從高祖太宗征戰所至有功拜同中書門下最後伐高麗被其國裂其地進太子大帥封英國公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

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

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他不憤五

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為固是謬然當時

便廢他不得。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

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

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

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緣

逆遷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

便有無稽之心自為昭儀便鳩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

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

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

社稷而誅之。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

別立大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后弑盡

存者皆愚暗豈可恃集覽

仲宗注見前卷五王通鑑唐

中宗神龍元年賜敬暉等五

人王爵嚴其政事注五人敬暉極其範張柬之表怒已

崔玄暉是也狄梁公被唐鑑扶仁傑武則天時為宰相

封梁公注見前老張柬之被唐書張柬之棄陽人少涉

經史陳述上冰昌初以賢良召對策第一時年七十餘

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武后嘗召一奇士狄仁傑曰張柬

之辭老宰相才也即召為洛州司馬轉司刑少卿拜同

平章事誅二張復唐社稷以功封漢陽郡王出為襄州

刺史卒謚文貞柬之剛直不撓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

十篇戚姬被漢書戚姬定陶人高帝微時得之及即位

有寵立為夫人生趙王如意為呂后所忌惠帝時呂后

發之宮中斷去

手足謂之人羸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

性理群書卷六

通鑑總論

七

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為予奪輕重之間不
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
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
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為武
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
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
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
泰山之安矣

玄宗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弼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
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

性理書卷六三

通鑑總論

六

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弼曰人主用
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
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
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
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
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
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籍使令知其
人曰某人忠某人奸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
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
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奸至用之二十來年
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

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至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奸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
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
結彼有所佞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為讎必且卑
而諂之而入主之眷日衰矣奸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
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且旦而譽之則
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
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
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

集覽

玄宗按唐書玄宗名隆基睿宗太子

性理群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九

元

錢絕唐作乘輿幸蜀太子即位靈武帝在位四十四年
飛來按唐書姚崇陝州硤石人父懿貞觀中雋州都督
崇山尚氣節長乃好學初授濮州司倉參軍累為鳳閣
侍郎以張易之請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相封
張崇與謀以功封梁縣侯玄宗立說以十事遂拜相封
梁國公。宋瑛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風度煥發武
后時為鳳閣舍人遇事直言不顧利害唐玄宗時拜相
務清政刑善守文以持天下之王中興賢相瑛為首稱
張說按唐書張說洛陽人永昌中策賢良方正第一授
授書郎遷左補闕累官同平章事後為中書令封燕國
公朝廷大臣作多由其手初李北海官傳高力士高
州良德人馮益曾孫聖曆初李千里闔之以獻武后高
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姓高開元初帝以其謹密善
傳詔令故委任焉凡四方奏請皆先白而後進小事得
以專決之肅宗時為李輔國所譖流巫州既而赦還見
帝遺詔北向擣器飲血而死韓休按唐書韓休長安人
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休舉賢良擢補闕玄宗朝陞下
門侍郎為人峭直遇事輒諫或謂文宗曰休為朝臣下
殊瘦於舊上曰朕雖素天下肥矣官至太子少師蕭嵩
按唐書蕭嵩南蘭陵人雖子貌倜儻秀美鬚髮少好學開
元初擢中書舍人會吐蕃陷瓜州以兵部尚書領朔方
節度使率兵拒之有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

令既而上委擇宰相獨推韓林及林同仲皆正不附
至按曲直上前萬慙之駭謂上慰之乃撤右丞相與休
皆罷之遷太子太師發杜陳希烈披唐李忠臣而代之
都震朕代宗大曆十四年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而代之
加同平章事德宗建中三年自稱天下都元帥與元七
年偕位蔡州國號天楚敗尤武成貞元二年淮西將陳
仙奇殺
之以降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陳氏

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

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

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跋也其在

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

性理群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二十

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

則其心有以乘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

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

世之大鑒歟

集覽

肅宗按唐繼肅宗名顯更名字玄宗太子玄宗幸蜀即位靈武賴郭子儀

李光弼等克復兩京迎上皇歸國其後制於李輔國張

皇后亂生宮掖因病而崩在位七年裴冕按唐書裴冕

河東縣人調渭南尉玄宗入蜀拜御史中丞從肅宗至

靈武與杜鴻漸等同勸進以功拜左僕射自製十子人

爭效之號僕射中察宗唐書睿宗名且中宗之弟初武

后發中宗立且為帝七年改唐為周立為皇嗣九年封
相王又十年始即位僅三年以太
子隆基有功傳皇帝位自稱太上皇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
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拚可也

憲宗

宋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終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地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集覽憲宗名純順
憲宗名純順
宗太子即位初藩鎮強盛帝懲前代之失任用將相戎叛討逆威令復振淮西既平驕俊浸生未半為宦官陳志弘所弒諱言藥暴崩在位十五年
裴度開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嘗鄧許平淮蔡策勳封蔡國公加中書令卒諡文忠度以身居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德終始云

王珪 魏徵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

性理叢書卷六十三

不遺鑑終論

世

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崔亮

王珪按唐書王珪鄆縣人性疏曠志亮純正太宗詞

為計議大夫善諫諍與魏徵齊名遷侍中後為禮部尚書卒諡曰懿魏徵按唐書魏徵魏州魏州人太宗時

抑諫議大夫凡上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後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及卒帝嘆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

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徵沒後仁一鑑矣建成唐書李建成高祖長子性驕奢喜酒色攻攬無

度所從皆舊徒大狹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而多過失其大弟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小弟兄元吉協謀傾之

不果武德末太白經天見秦分欲殺世民世民射殺之時年三十八貞觀初追謚隱太子

或云三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

宋子曰建成既如此三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兼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望王

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馬周 稽遂良 狄仁傑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

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齋

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

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是以堯舜

望其君乎集覽馬周被唐書馬周傳州莊平人少孤家

數陳時務帝皆解善累遷中書令帝嘗以飛白書

賜之曰鷺鳳冲霄必俊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

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

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

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集覽褚遂良

褚遂良錢唐人亮之子博涉文史工楷隸貞觀中歷官

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

臣職在載筆入君舉動必書遷黃門侍郎即參綜朝政尋

受顏命輔高宗遷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后遂良力諫

不納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遂陛下笏

乞放歸田里後累貶愛州刺史竟以憂卒

狄人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及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

亦何嘗挾教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

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

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彙從以陰幸

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

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

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集覽狄人傑

性理群書卷之三

通鑑總

世

褚遂良

褚遂良

褚遂良

褚遂良

褚遂良

褚遂良

褚遂良

褚遂良

褚遂良

褚遂良

褚遂良

樂太不人辨明經嘗赴并州宏普登太行山北山雲
飛曰吾親舍其下同府參軍勳崇質每老且病嘗使
或以仁謀請代行長史簡仁基義之曰斗南一人而已
以地實侍節同平章事委曲請武后遷政中宗時武梁
公國

陸贄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

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

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

畫而已可謂知進退者集覽陸贄被唐書陸贄蘇州嘉
興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又

中宏辯後萃德崇時為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日詔書旁
午思如勇泉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慮舊累遷中書
拜却同平章事為裴延齡所譏貶中刑別駕在朝論
諫甚切一本於仁義中諡宣沂著有奏議論死文集

或問陸宣公既不被謗關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

性理釋書卷八十三通鑑總論廿三

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

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

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求此使是經濟之學。史以

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

大抵漢去戰國遠故入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

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太恐宣公不反武侯當面

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

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圍園無不

備縵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

大嚴毅

楊綰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黜御則人豈可不有以

養素自重耶集覽楊綰按唐書楊綰華陰人少孤貧事

士相賀奢侈者棄然改行大臣損音樂減黜御則下朝

代宗大曆十二年以楊綰等同平章事綰性清儉制下

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咸坐中聲樂五分之二京

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綰相三月而

致太平何李朕楊綰之逆也

東萊呂氏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

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

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

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羨亦甚哉

性理群書卷之三

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

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

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奸佞無益矣觀古人

退小入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丈夫姤一

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

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

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

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

曰繫于金柅貞言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

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

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行事權傾宰相雖

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
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

不可以為法耳瘴陽城按唐書陽城定州北平人好

徐山與劉崇等嘗易衣出城饒恭簡素德宗時召拜諫

議大夫後為國子司業遷道州刺史裴延齡按唐書裴

延齡河東人並晉表為判官盧杞奏改為戶部侍郎安貞外

郎德宗時擢司農少卿領度支未幾為戶部侍郎安貞外

坡芳按履無實帝不罪之延齡天資苛刻又友于利專

刺下附上律曉諭其違對皆也人莫敢言而延齡言

之不疑帝頗知行詠但以其不聽欲聞外事故斷用不

疑延齡時已得若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擢馬遷臣時

人側目及卒人皆相慶惟帝悼不已取白附藥之通鑑

唐德宗貞元十年上欲相裴延齡諫議大夫陽城曰脫

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

壞之慟哭於庭遂但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便

其君聽其言哉

性理辭書卷之三

張巡

陳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人才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

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

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

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

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

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

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

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

之毀况其賤賤者邪張巡按唐書張巡南陽人博

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人有治績後調真源令裨山

反元起兵討賊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振盡城

隋駕賊而死
隋揚州
大都賢郡人
南祀焉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
暴政亡漢與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
必知道然皆理甚者亦解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
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
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
習人紀不立相胥為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
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
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
玄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
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為中國

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反乎五季之甚人為而致也

集覽

五胡亂華胡一柱曰西晉之末稱五胡者劉淵匈奴也石勒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符氏氏也姚氏羌也

也五族迭興獨有中夏故曰亂華玄宗使其子篡通鑑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京師帝出奔蜀改元馬

嵬將士飢疲皆憤怒殺國忠等及逼上鎰殺貴妃然後

發父老變道請晉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推太子馬不

復得行使皇孫故自上皇天也使喻太子曰汝勉之

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宜肯欲傳位太

子至平涼朔方晉後世鴻漸迫入靈武請尊皇弟之論

歲五上乃即位是為肅宗至德元載求王陵反上皇遣

宗使其弟及通鑑唐肅宗之二載江南採訪使李成武討

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

宗貞觀十一年以武氏為才人江才入女官名紀原曰

晉武帝採漢魏之制三夫人外有才人又云晉武原置

而通典內命職漢有才人則疑漢置矣刺王妃按唐肅

刺王妃楊氏齊王元吉妃也元吉死追封棠刺王貞諱

狗楊氏有寵於上及長孫皇后崩欲立為后魏徵諫乃

上既而生子明封曹王使能元吉後壽王妃唐書
子真記揚貴妃小字玉環容州晉寧縣雲陵里人父維
母葉氏主妃有異質蜀州司戶惠妃後宮中無尚意
師進壽王宮冊為妃周元末武惠妃薨後宮中無尚意
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愛之乃令妃自以其
意乞為女官詔大真更為壽王娶即將韋昭訓女潛內
太真宮中不林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禮
皆如皇后天寶四載冊為貴妃贈其父兄三婢皆有才
色帝每為使封韓馥秦三國夫人出入宮掖貴寵赫然
初安祿山有逆功帝寵之詔與諸族約為元袞而祿山
母事然來朝必宴殿殿祿山生且上及妃賜子甚厚
及三日召入禁中妃以錦綉為入襖祿山畏之使宮人
練與昇之上聞問故左右以妃洗祿兒對上乃賜妃洗
兒金銀錢後奪賜祿山盡撤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
通宵不出頗有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既而妃從元國
忠拜相祿山有異志發言於上上也不信數以事激
之祿山果反率兵犯關帝出奔蜀次馬嵬六軍皆
言禍由國忠通帝殺國忠及妃時年三十六

元城劉氏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

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辯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

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

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

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

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

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

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

疾斥下之皆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閑匿

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與

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髮辯之不早遂生亂

階此正人所以嘗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之徒被唐書牛僧孺鵠入私之裔第進上憲不將以

賢良方正對策條指失政茶館御史中丞韓宗何同平

世皇辭考卷之三

元城劉氏曰

七

韋事誠宗立封奇章郡公終大
子少師。李德裕注見前卷

五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入君非因循自怠則沉
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
虛文其下乃有感於神仙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
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正光其國為萬世之
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
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
况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
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
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邪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
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為知

性理書卷之三

通鑑總論

廿八

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
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
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
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鑒絕哉。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奸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
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魏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
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
不推其本而言之故入主發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
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
能知人則奸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

若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
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
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
治之本歟。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
而懦反害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軍
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
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集覽
石道守按宋監石介字守道注見前卷武惠妃按唐書
武惠妃攸止之女美姿容善音律開元初被選入宮為
上所寵進册惠妃其礼秩此皇后及王皇后廢死上欲
立妃為后以御史潘好礼諫而止開元未薨追謚貞順
后皇

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

生擇書集卷之三

讀書須是識字

廿九

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
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
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不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許

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
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
授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中
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

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

知問使一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
指密做二夫多爭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
你內政盡從腳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
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為甚殺人
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朱國故
太宗不得不聾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
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
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
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
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
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只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

宗誅韋氏有功。唐宗欲立太宗。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
得事堅不受。論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
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
湯武之與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曰漢高
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之也。
其利心一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未如何。曰某嘗說唐
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未只是無著手處。
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
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
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堪說也。
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入全不同。

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嗚果食度日
呼田令殺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
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太勢如人衰
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少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
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恠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
總有些小權柄便作恠一場這是甚麼時節或云從那
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
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奉作詩史
以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
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
誅皇甫段頌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

性理書

道經總論

世一

自定矣此說是

葉覽

恭帝按隋書恭帝名衍文帝之孫初封代王隋改既亂唐公李淵封

起立指為帝淵自為丞相初帝在江都遇試遂得位於唐七封為節國公武德二年前在位二年時年十五玄

宗誅韋氏有功通鑑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至韋氏殺帝於神龍殿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與皆

伏誅睿宗欲立宋王成器上堅不受通鑑再景龍四年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長久不義宋王辭曰

死願為王王下上從之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按唐紀魏徵封鄭國公仁義之說詳見貞觀四年漢高祖見

始皇出謂大夫當如此按漢書高帝徵時為泗水亭長常繇或陽縱觀恭皇帝謂然大息曰嗟乎丈夫當如

此矣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之按項籍本傳項羽嘗與叔梁避仇兵中秦皇巡狩會稽梁項籍觀之籍曰彼可取而

代之梁以此奇籍唐之昭信按唐宗名顯宗宗太子諸宦官立之年方十一歲政出臣下威令不行藩

鎮強盛盜賊並起黃巢兵至長安山奔西蜀明令殺等兵逼京城繼奔鳳翔在位十一年昭宗注見前卷與小皇門消果食度日唐書昭宗注見前卷與

國史志九

內侍初請口小黃門知制誥制勅特黃

門呼田令故為阿父獨繼唐信宗統時元年定者田令
致有寵使知極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機密時宣
令歐呼為阿父單超徐瑒按漢書張敞趙忠靈獻時宣省
若注見前卷裴讓地忠被漢書張敞趙忠靈獻時宣省
注見前卷曹節皇甫嵩覽按漢書曹節王甫侯覽極靈
時宣者注見前卷楊球按漢書楊球漁陽泉州人舉孝
廉補尚書侍郎遷司隸校尉時中常侍皇甫嵩等劾罷弄
權弱動中列球奏收甫等送獄盡飲之段熲按漢書段
熲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長乃折節好
古學舉孝廉為司隸校尉與皇甫嵩並顯名于時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

變其罪皆由商語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

此骨子終不換得并田最先據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

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

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

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疏義府承華之箴言

性理書卷之三 道經總論 卅二

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

囊為家公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

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污蹇淺也

集覽 太康之亂披外紀夏王太康穆之子逸豫威德曠

在位二十九年兩稅壞於楊炎事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并

注見前卷賈誼治安策事在漢文帝六年注見前卷晉

囊為家公按漢書景帝為太子時昆錯為家令得幸太

子家驪為智囊注王劭學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足智

策若囊囊之盛物也開博望延賓客史記漢武帝為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

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

事事了得太是唐之第一君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

人有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開高祖之興計謀

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為之謀又身為之戰遂獲故物焉
獲乃以為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太自用者小邪
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以漢
高者蓋漢高不能為將而善將也此光武太宗所以見
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
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烟閣皆所以圖畫功臣
也須觀漢之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
以許敬宗之奸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
人而與凌烟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皆有得朱否
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
二子不足為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兵

注釋書卷二

通鑑總論

世三

客羽翼既多便有相執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
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
而不與雲臺此始有深意唐則無之。問唐太宗恭儉
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以文
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
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
只是創平邊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問漢七制景
帝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錄願聞其
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似以不失文帝之恭
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
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

為集覽

顧麟閣通鑑漢宣帝年壽三年上以成敗賞賜

姓各准霍光不各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共官爵

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

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雲臺二十

八并於南宮雲臺以割為首次馬成是漢工梁賈復

陳俊耿弇杜茂向博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

光登壇李忠景川高修蓋延寶融卓茂谷永耿種咸官

馬武劉隆又蓋以王常李通寶融卓茂谷永耿種咸官

援以淑房親屬不與焉十八學士凌烟閣通鑑唐太宗

貞觀十七年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

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儼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

劉弘基孫弼突通段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

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俊李世勣秦叔寶等於

凌烟閣侯君集技唐鑑漢君集暉州三水人靖詩吐谷

見籍又吐教從太宗征伐有功封國公李靖討吐谷

善屬文喜立各譽詔致賓客方旅之士殺千人作為內

王安招致賓客按漢書淮南王安厲王之子少好讀書

司所効免官未幾太子承乾謀反事連君集伏誅淮南

高昌不臣遣君集率兵平之及還私取亦室婦女於有

令復行矣在位六年

術號淮南子皇帝昭帝出霧王見

監宣宗各合更名沈憲宗第十子武宗子勿治以太

叙則位裁央族務咸當於理恭謹節儉惠民愛物故太

中之政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在位十三年。武宗名

憲又宗之弟穆宗之子英敏持達雅諫獨斷專任李德

性理詳書見大全卷

夫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為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而開

肅齋評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

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甚者內無聲色外無游畷不任

宦官廢內藏庫賞庶吏治減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

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

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唐明宗

明宗明人各變性烈為晉王克用養子更名嗣源亂軍

弒莊宗請祀源監國遂嗣位更名瑩性不猜忌與物無

競豎極之年已逾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

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上居位年谷

嬰豐年辛辛加於五代之世也

為小康亦號賢君也在位八年

後周世宗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

亦做教顯顯地都無此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晉

悼公幼年聰慧以周世宗之是世宗却得去祖接續他

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

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

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

不甚濟事。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總見元稹均

曰圖便慨然有意。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

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

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集覽按通鑑世宗姓柴名榮則太祖其姪功太祖無子以榮為嗣為人英武承情託之後用心進取制滿克敵既而治律賢與孔樂審法令脩政事用賢才養百姓為五代賢君惜天功未成而早亡在位六年晉悼公按左傳悼公名同厲公之子注見前卷見元續均田圖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李元稱均田圖數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則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馮道

程子曰馮道更相教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苟

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或為

性理書卷四

通鑑總論

二

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大下為心未暇

鄙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集覽馮道按五代史

馮道瀛州樂壽人父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為人簡傲寬弘滑稽多智後封蘆王或與彼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按通鑑晉攸謂川語陰入彀之從子祖父曇質陵太守攸仕為汝南太守曹操以為軍師及魏建國為尚書令卒謚敬侯漢書周勃傳安劉氏者必勃也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

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

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

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為國家者明理義獎

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

况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

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彼壞人主歲易群臣朱節
北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
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
用哉

宋太祖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
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特出一
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
入朝臣自趙普以下學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
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
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在這漢候捉得河東薛
性理聖皇天曰人通鑑總論 三

王今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
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抗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
乞留錢王表劉若臣北面拜謝恩乎太平興國四年
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二太祖此意何也馬永輝對曰
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又據兩浙李氏不
能侵籍使錢王納土使又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
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

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豈僕之宏遠也覆覽太祖被宋鑑

臣胤孫郡人周時為殿前都監後世宗祖宋帝幼契州
入寇遣巨胤將兵禦之至東營驛軍士雜還休泣受賜
即市社都汴浹以火德任天下制平濬亂胤仁恭儉躬
致太平在位十七年孟蜀通鑑後蜀王孟知祥州州
入初為晉王中門使及唐兵破蜀宗宗以為成都尹西
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中營臣諸營有不蜀之

志明宗天咸四年與東川節度使董璋謀叛朝廷長興
三年如祥少董璋少之併有東川四年封蜀王閔帝應
順元年僭稱帝兩制然王俊通編兵起王德用李具美
苑川臨安人信宗乾符五年黃巢兵寇掠二州杭州募
自使董昌討賊終以曉勇事昌為我馬使中平二年
劉漢宏寇杭州昌遣鏐破之以功擢為杭州刺史昭宗
景福二年為鎮海節度使董昌潛號鏐常顧全武攻浙
之蕪鎮東節度高州浙東西之地天福二年趙匡胤
去羊號長興三年魏謩武肅趙晉按宋鑑趙晉字則平
幽州前入父鴻汎洛陽曾沉厚察言事太祖初為掌書
記後拜相猷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又相太宗拜大帥及
卒追封昭王謩忠獻可東薛王按宋鑑河東護聖營卒
薛劍要北漢注劉崇女生子繼息初崇始太原薛劍陪
薛劍以微賤卒得見妻居常快上固乘驛求見即引佩
刀刺之妻走得劍乃自刺乾祐末漢惠遇弒見崇自稱
帝是時繼恩尚幼崇以太子祐無子命養之約妻攻趙
何氏生繼元約又養為手崇短釣孟宋開寶初約阻繼
恩立未幾為其下所弒立其弟
繼元故當符稱之為薛王云

或言末祖受命蓋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
性理聲畫天山以道鑑終論

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未九做事

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

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何東獨難取何耶

以為兵強則一時故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

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至幼而奪之劉氏

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

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讐隙渠云云不忍劉氏之不

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覽郭國披五代史後周太祖郭威那山入漢高祖
起在大原威威募補軍史及太祖那山入漢高祖
密訓使乾祐中拜鄴都留守及太祖度使隱帝遇弒時
士離而立之為人檢約無事平允亦一時之英主也在

手位三

太宗 真宗 仁宗

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

平屬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

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臣

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

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

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堯舟初陵

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

怛故能動人如此

集覽太宗按宋鑑太宗名匡義太祖

命傳以天下即位更名昇開拓境土制平海內任用人

才百茂修學在位二十二年真宗按宋鑑真宗初名德

昌再改名恒太宗次子守已成之業先任寇準為相說

征契丹南北講好後惑於王欽言討釋祠祀天書土木

性理群書卷四 通鑑總論 五

之事並起疾禍昏眩而崩在位二十五年仁宗按宋鑑

仁宗初名受益更名禎真宗之子十三即位劉皇后臨

朝稱丁謂用事自宰相以來帝方親政至慶曆之間

君子滿朝以下承平無事在位四十一年契丹按北史

云契丹占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橫山南本鮮卑舊地元

魏時自元契丹初大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大人推一人

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鄒固者統眾詔許罷王至

是諸部以耶律幹里以子阿保機為主至梁均王時始

稱帝名億耶律氏舊名阿保機雄勇有主至梁均王時始

殺諸部大人併為一與梁晉連和其國漸大遂稱皇帝

神宗

朱子曰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

其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

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今後求傾信王

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

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緣頭上做得不中筭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集覽**神宗鑑神宗初名仲鍼賜名頊英宗太子即立之初勳精為治熙寧以後設於王安石之黨行青苗助後均輸等法論上制作用兵西夏卒無成功由志大而才小也在位十八年富鄭公按宋鑑富弼封鄭國公注見前卷王介甫按宋鑑王安石字介甫注見前卷

欽示

朱子曰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

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又無剛健勇決

性理書卷通鑑總論 六

之操縱該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

心集覽欽宗按宋鑑欽宗初名亶改名烜又改名桓徽宗八子既受禪金兵陷汴上皇與帝赴軍北行

中原金在位一年崩於五國城

孝宗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

作揭貼于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

劉恭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

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為之者上萬機之暇即御之

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孝宗小年極銳高宗一日出對

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

甚以為憂其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

在記誦上意方少辭後來却恁地聰明集覽 皇宗初

名伯宗宗至秀王子伯之子太祖七世孫高宗太子壽

卒壽太祖子壽伯堯賜名煖又改名齊立為皇太子

遂受禪即位之始銳意恢復惜無賢相輔其成然欲

正敵國之化改受書之儀南北休息亦為賢君末年禪

位太子退居重華

官在位二十七年

寧宗

寧宗即位踰月留撥以一二事件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

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

其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寧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

臣進退不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

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旋

論之汝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

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

邪集覽 皇宗初封嘉王孝宗

白太 皇宗不豫宰相趙汝愚使知各門事韓侂胄

權用事 逐汝愚等威制天下排斥善類大儒朱熹

以為學官 逐無遺值元興於北金焚日變得保壽終然

謙恭仁儉始終如一在位三十年留撥按宋臨正永

春人從汝愚系象進上壁知循州紹興府又以龍圖直

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以簡素化民考宗附拜左丞

相紹熙初遷左丞相正謹法度措各器以功封魏國公

卒謚忠宣有詩文奏議外制三十卷夏熨曰朕則齊與

所謂百試之也蓋留正為丞相故謂之留贊也上饒按

一統志上饒縣名孫吳所置今因之為廣信府治所仍

向敏中 王隋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既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

一妾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隋亦有德行仁宗嘗稱

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試溺自熊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絞寫一卷使動

又于他身分甚事集覽向敏中按朱鑑向敏中開封人

同平章事天禧中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老丈任三

十年沉毅開濟識之大射平謚文簡有文集十五卷三

隨按朱鑑王隨可齊入晉進士甲科通判同州仁宗時

累官翰林侍讀學士歷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拜同平

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後以相出判河陽卒謚文簡

齊賢按朱鑑張齊賢本曹州人徙洛陽初太祖幸西都

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條陳子事四說拜自齊賢望執

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既還語太宗曰我幸西

鄙推得一張齊賢耳畢特可使輔汝相後官至右僕

射以一改任李淑按宋鑑李鑑李液豐縣人若谷之子性

須悟七微一文天聖初賜童子出身累官翰林學士蕭

端公按朱鑑蕭定基廬陵人舉進士累官監察御史表

行勳州守王秉正持勢責路詔為縣長死罪詔定基往

治遂以其獄宜州變為魁以定基為廣西安撫蓋不後

性理詳集覽道鑑論八

動解一維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又按事物記原云端

公侍御史之取有四謂推舉公解事及基內之事悉改

之強為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不自唐始也

楊

朱子曰錫億二於織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

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

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

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菜公也以他事

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供下面無人色當此

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集覽錫億按宋鑑錫億建寧

之逐菜公按朱鑑丁謂字公言長洲人登進士甲科累

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謂參知政事上宰相寇萊

公準其望嘗會食萊所準讀謂起罪之準笑曰參政國

之大臣乃為官長佛續亦謂其能因謀孽準過詣嚴其

政事既而謂拜相改準知相州未幾又改相州可馬
雷州司戶參軍事在真宗天禧四年及乾興元年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范仲淹注
見前卷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迄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

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

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

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

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

乃以公畧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

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進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

范公神道碑有確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

之子舜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

載疑亦堯六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誰得更垂某謂呂公

方寸隱心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

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

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以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

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

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甲

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

乃翁心事政不如此。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

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

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

性理群書卷

通鑑總論

九

傳到第四五等人品字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
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

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

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

德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

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集苑按宋鑑周必大鑑

詞科除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備官高宗又中博學宏

之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權給事中以力排權倖其文奇

福建路刑後除參知政事遷樞密院使拜左丞相進

少保公卒諡文忠子學有文集行世官范解仇

事按宋鑑范謂呂夷簡范仲淹事見仁宗景祐三年

元吳按宋鑑元吳字囊贊其先党項人唐僖宗時有拓

跋思共者為賓州刺史討黃巢有功賜姓李為定難節

度使有銀綬有靜夏五州之地其後有李仁福傳子發

超歷丞設更名發與太祖乾德四年封為夏國王卒子

光獻嗣卒子繼諤嗣卒弟繼輝嗣太宗太平興國七年

獻其弟繼遷叛去寇遼真宗咸平六年攻殺之其

嗣子德明明降賜姓趙封西平王仁宗明道元年卒子

元昊位改元開運後改廣運而改天慶國號夏再

改元天禮法延祚變曆三年稱臣其子寤令哥試之

有汾陽之心之德按唐書郭光弼營州人魏州人見

性釋書

通鑑總論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之事矣王且物以為細事後果驗莫曰季文子慎矣聖人
也至於楚封之詔奪西夏之謀不用薄不中報恩
可謂正大光明矣張誅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惟望無
如李沆故論宋初得大臣之財者沆為首徐平諡文靖
王文正按宋繼王曾益鄴人之財者穎語善為文辭咸平
中卿真禮部廷對皆第一累官右僕射平章事集賢大
學士封沂國公卒諡文正曾資質端厚在朝進止皆有
常姿當國時正色發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嘗曰夫執
政者恩欲歸已然反
歸誰范仲淹服其言

韓琦

程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穎湖有厲吏求見韓公公既已

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子

曰公為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子范公曰子之

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嘗事耳程

子由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遠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

性理書 通鑑總論

求之而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考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

公可謂服義矣 集覽 韓琦按宋繼韓琦字維圭注見前卷

朱子曰韓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

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

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

魏公為警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

却說得魏公事分明凡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

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

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

不成遂輟不為哉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務

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蓋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

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知人

參茸莫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

必是有救人之術。聞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

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

寧未取也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

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中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

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曰呂公世臣不

性理聲畫

通鑑總論

十二

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正不得不退處集覽同馬光按

光字君實注見前卷呂申公按宋鑑呂公著元祐中拜

相封申公注見前卷河陽按一統志河陽縣名漢初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也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

規模稍大入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

之必曰苟利社稷寔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答

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諭

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新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

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者矣

呂公著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辭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辭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異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已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必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為君之道幾無出此

丑

王安石

程子曰介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

皆至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待於自明

性理辭書

通鑑總論

十三

使君臣之莫果深而有是言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已苟天下有異同故不去上心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正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

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集覽王安石按宋

介甫注見前卷

陳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筆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踈遠謔佞輻輳財壤百度以至於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常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

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

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鬁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

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
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
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實為利以此觀王
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繫宜足以
化民矣然卒不逮三文王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
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開睢麟趾之意然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迂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求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求卿
曰未聞 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

於上曰夫憂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
非獨差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人

性理書

通鑑論

十四

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兩舉之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
此者把攬凌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
怒也必 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

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也求卿曰此言為
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
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辨之曰此

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

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

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

告之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 集覽 金陵有三不足

不自熙寧中拜相後以致仕居金陵故時人稱之王
金陵云歷代名醫後殿耕錄云唐井伯宗撰歷代名醫

樂菴李氏曰荆公長慶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
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温公曰介甫無他但
執拗爾此室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來子曰法度如

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變耳○問荆公節

儉恬退去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

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減裂他當初使只箇簡要似

一苦行○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

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

將砒毒與人喫及病者却却云我心本欲抹其病死非

我之咎可乎介甫之心固欲助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

可謂非其罪

南軒張氏王介甫執初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有當

于吾心者當幡然而改矣

范純仁

范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

公於朝有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

于欽語子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

束已而中使果怒似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

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

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真覽

道中使降香峨眉王

詔新徵之皆令宦官密詢初號曰中使披一統小法肩
縣本隋所置今因之為嘉定州治所仍屬焉。又城眉
山在眉州城
南二百里

鄒浩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

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集覽

按宋鑑鄒浩字
志完注見前卷

曾肇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類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

大臣之於今可以廢錢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覽曾肇字子開南豐人肇之弟自幼力學

所至有聲入為中書舍人學士歷事三朝更十一州

性理齊書

通鑑總論

益文

宗澤 李綱

朱子曰宗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

上表乞回鑿數十表乞不尚幸乞脩二聖宮殿論不割

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

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江

黃沮之淮回時動用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

集覽宗澤字汝

鑑宗澤義烏人女有夫志元祐間第進士殿宗時以直

破之高宗時為開封府尹留守東京志在復國費思不

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周旋為社稷生民安危存

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獨也非所也所符有易傳
內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諸集百餘卷取南性
按宋鑑取南仲開封人與余歲同年登第累官至觀文
殿大學士靖康中力主和議紹興之火高宗嘗曰南仲
誤勝聖天北知朕肯欲手劍擊之
命降被別駕安置南淮行至吉州死

惟天下之義策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誦
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
衰俗薄變發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
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
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
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
雖以地間竄斥委瀕久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不有
可得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望人矣

性理書

通鑑論

古

伯孝 黃潛善

朱子曰魯下六相誅四也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傳句後
世都不知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
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所擯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
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
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世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
亦是他獨寬縱賈顯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嘗
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
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
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
等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陽時番人兵矢發

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集覽 任公處黃

鑑江伯參黃崇善高宗朝姦臣詳見建炎初年餘舉十
六相張美和十有餘舉十六相即所謂入元八位也或曰
辯詢四岳咨十有二牧是也誅四凶張美和十被拜典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極錄于
羽小即斥謂誅四凶也在維揚府直隸京師
維揚古之揚名今改為揚州府直隸京師

趙鼎

或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來做

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可願論大槩亦主和議使當

國父未必不出於和但執不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

稱呼量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會之樣草草地和

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貶之却十

分送上好題目與他問趙怒更何如曰意思好又故上

性理辭義

通鑑叢論

汲引之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合人意處○趙丞相中興

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下滯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

之學又天段理會得故皆為人以此欺之○沈公雅

言趙丞相鎮靜德種之懿而諸練盡機則恐於秦公不

逮張子恭以為不然且曰燕在都司日忠簡為相有建

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

上而利在民今須知此利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

則僚屬凡有明白無一語而為諸吏事出則皆吏輩

所為而非復前日之所疑

集覽 趙鼎波宋鑑趙鼎開貴
南渡累官致中侍御史宋四十事遷御史中丞易為
張俊後並相協心以圖興復之功與秦陰論和議不合
罷改鎮嶺南在言陽不食而卒孝宗特贈大將豐園公
謚忠簡秦會一說宋鑑秦會字會之為宗特敘正專上

和義莊後房飛忠義切語詳見詔與年間張子共按宋
繼張書字子恭德興人根之子宣和間進士第三高宗
內為史部尚書時與金和壽諸河南循陵還言此輩
萬世不可忘尋知成都府燕安撫使有惠政蜀人祠之
孝宗時遷參知政事詳不拜卒諡忠定平
生情簡靜頗善大書得顏魯公筆法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
簡始除。五峯云遇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
充之以學須做十分

洪皓

西山黃氏曰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與屬國賜錢二

百萬皓毛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規蘇武而高宗里

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

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

性器書

通鑑物論

十九

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壯復貶瘴海

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淳於博陸

也

集覽按宋鑑洪皓樂平人少負奇節有經畧四
尚書使金而北十五年不日少亟選除徽猷閣直學士

按崇寧書觀以軒秦檜安二英州後徙表川幸謫忠宣

所著者文渠十五卷及金四文尺錄等書陰也按一統

志陰山莊外吏起鞬國求四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產禽

獸漢時罽彌單于依阻其守治亦弓矢後武帝奪其地
初奴入寇無所隱蔽過此木嘗不哭租子卿為甚按漢

書蘇武字子卿注見前此又淳於博
陸被漢書任光封亭陸使注見前卷

張俊

張俊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宋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

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怨其不得用。張魏公不

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

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問如張
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
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
斲殺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
能駕馭他右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
是名將緣上之舉錯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臣室者
也又問劉元世本無能然一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
用者張勳公撫師淮上督劉元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
舉入寇元世恐懼遂背後給趙忠簡是時趙為相折彦
質為樞密於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元世退軍魏公問
之大怒遂趕回劉元世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

性理群書

通鑑總論

斬元世不敢渡江使曰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

撫令進軍淮上然終恐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元世罪

懦不堪不能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為瓊等所

殺降劉豫魏公曰是得罪三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

舉劉元世初將都弄成私忌魏公已有辭得劉元世好

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後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

元世為此自趙之私意以其觀之必竟魏公去得元世

是而趙所為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俾了去一邊令

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因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

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跽高宗又忌之遂為秦

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弄殺得

性理原書

通鑑論

七

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
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
在此措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往大功垂成而主上
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
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以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

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
士卒束裝即日為歸計魏遂從淮不未問以韓世忠已
還否魏答以其來時韓世忠正治疊行即日起離矣兀
木再三言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

之兀木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
回不知其給已乃得免○岳珂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

節保身甚關首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
作副樞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

做亦不直是忠勇效也張俊按宋鑑張浚漢州

高宗時累日右僕射兼兵部密院事嘗平苗劉之亂浚
欲助敵招降劉盜賊使將一月命始終不主和議為秦

公卒謚忠獻張俊按宋鑑浚俊成紀人好騎射負牙氣
政和於太宗河朔群寇為柳指揮使靖康中以評將擊

金入於太宗金人圍汴俊勸王高宗即汴權後軍
統制平南劉之俊後又坦金兀朮於明州及汴諸盜

累迂太傅劉益國進封清河郡王韓世忠按宋鑑韓
世忠延安人自驛知電勢勇絕倫以應募立功擒方臘

計河北盜賊從高宗南渡平苗劉之亂大敗金兀朮於
江中累遷捕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以不主和議忤

秦檜解柙柄奉朝請後封咸安郡王卒謚忠武為中興
名將劉光世按宋鑑劉光世保安軍人近變之子以討
河北賊有功拜鎮海軍節度使後從高宗南渡累立戰

功封揚國公卒謚武德後追封廟王岳飛按宋鑑岳飛
易除人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誓以心義報

國初設河南河北諸州招討使轉山岳志圖以居其
張以寡敵衆屢破強敵未嘗一敗大業垂成爲秦檜所
害後追封郡王諡武穆新考登按宋鑑折衷雲中入
可適之手業寧中登進士第建炎初爲樞密副使以才
直符名目作執政諸君五日一舉太守許行惠事效同
馬光真率會爲鄉約每五日一舉太守許行惠事效同
後居湖州紹興中召拜僉書樞密院事臣安老按宋鑑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高宗朝累官直
龍圖閣知康州吏部侍郎劉錡子入妻吳氏在吳
中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劉錡被通鑑劉錡卓犖人率
進上高宗建炎二年知濟南府降于金以驟知東平府
燕節制河南初年金立豫州齊帝改元阜昌紹興二年
遷都汴梁八年分道入寇後督劉光世等破之明年
金熙宗以珠不能立國發之新民臣洪宋鑑魏良臣每
求入高宗百林其可屬六子後累官參知政事良臣每
語及天下事奮辭抵掌以四已任軍騎見慮通鑑唐代
宗亦泰二千叛將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鄴子
康屯延州恩道死二重爭長不睦手儀遣人說回紇
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回紇謂子義已死使至回紇
不信曰公公求回紇大馬藥葛居世矢立陣前手儀
傳呼曰公公求回紇大馬藥葛居世

秦裕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意之政朱子曰秦會之嘗爲
密教翟公嘗時知密州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
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子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
其人類苟又若事又云無定夫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
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
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
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議論國政康侯有詞
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

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
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

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

籠出云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

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云因曰先公議論政以其可以

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

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丁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

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云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

百怪如不樂這入賊窟將去却與他通殷勤不絕一日

忽招和仲飲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草已下又送白

金為噓如欲論去之人早跡老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

甚好值交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身彈汝慶善草曰此秦

老筆也秦老偈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彞

倫數壞帝親後君此其罪人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

忠良攘入人功以為已有二不與也葉覽秦薛注見前

統志密州本唐所置今為城縣屬青州府將定夫按

朱鑑游醉字定夫注見前心着文君按漢書前或字文

若注見前卷張邦昌按宋鑑張邦昌欽宗時叛臣為金

人入外立為從帝高宗即位謫張遠州事見慶善年

張德遠按不鑑張浚字德遠見前篇胡仲炎按宋鑑

胡寅字明仲注見前卷初和仲按宋鑑胡仲炎按宋鑑

安人安國子秦儉當國召試館職及元寅與檜忤乃出

為慶州路安撫司參議知澤州不赴卒安國博春秋

修纂檢討盡出幣子及著春秋通旨以羽賈其書學者

補為節堂先生洪慶善按宋鑑洪興祖字慶善和士會

筆累官知饒州直敷文閣興和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

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更

肯古文彙經序贊贊詞考異將書

性理群書卷之六 道器總論

胡銓

胡銓氏語門人曰胡澹庵大節極好曾判其諫書否門

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葉覽胡銓按宋鑑

樂進士仕樞密院編脩官上封事力排和議乞斬秦檜

孫近王倫坐是謫居海外三十年後入為工部侍郎請

祠以歸後以經進捕疾力辭因陳時病

五事自號隱庵老入卒號忠簡祠于學

張九成 李椿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明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

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

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

上方經官若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

諫故臣下得以盡言葉北張九成按宋鑑張九成錢塘

人年十四即貢辟雍初從楊

性理釋書卷六

時尊名與問以直言對秉上乃

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

南安軍後起知温州理學時

贈大師文封宗國公謚文忠

直敷文閣李公椿重簡次疑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

不形見於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平直庶不

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志主於厚平生亦嘗失節於

葉覽

胡銓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李椿按宋鑑

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謙讓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布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符箒狀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能如此善慶至開基規模自別

集覽

洛陽漢一統志洛陽縣名漢防所置全因之為

河南府治所仍屬焉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

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天祺宋光揆等可謂耄耋顧身盡忠許國而議

性理書卷中

論

一

論亦過矣乃知理未易窮蓋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

易盡也賢事業未易到也

集覽

後天祺改宋鑑張戩字天祺注見前卷宋光揆

按宋鑑元光揆字公揆注見前卷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入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

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

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

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祿常人莫能測知卒

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

正佐宋於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

事如青天白日隨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

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集覽

韓司徒張文成忠武扶漢書張良任高帝留侯

謚文成漢丞相諸葛忠武送敵漢書諸葛亮任先王甘
武侯謚曰忠唐司空狄文惠公撥唐書狄仁傑任武后
封梁公謚文惠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按宋鑑范仲
淹任仁宗封文正公已上四人出處俱注見前卷

性理群書彙覽卷之六十四 垂



07553



